

太原特色公园系列

南寨公园的底蕴

温虹

我从南寨公园北门入,就见广场西边,立着巨幅游览图,公园由东西向瘦长条与南北向长方形垂直相交而成。路上走着几只大白鹅,身躯臃肿,一步三摇,人不惊。跟着大鹅,走进路边一处落着几只白鸽的广场。几位家长正指着小孩,向广场上撒几把玉米粒,霎时,一大群鸽子扑啦啦地从天而降,落满广场,抢啄着米粒,米粒抢尽,又扑啦啦飞起,遮天蔽日,落在一旁鸽舍的坡顶上养精蓄锐。我买了一袋鸽食,攥在手心,慢慢地伸开手

掌,窝成食盆。早有一只眼尖的鸽子扑闪着翅膀飞来,悬停、灵巧地啄食一粒米远去。在一愣神的瞬间,又飞来一只鸽子,脚爪抓紧我的指尖,不慌不忙地啄食起来。广场南边横一水潭,那群大鹅站在岸边。一只大鹅踩在光滑的碎石上,更站不稳,笨拙地摇晃了几下,滑进水里,红掌快地拨着碧波,汇入鹅群里,弯颈速食游鱼……水潭里长着几丛翠绿的芦苇,已有两米多高,挤得密不透风。过潭上曲桥,

返回到直路上,回望门匾上书“向天歌”。路对面,又聚出两处小潭,岸线曲折。潭岸小径旁躺着一张单人或双人直靠背树椅——能工巧匠找了几段两米长、合抱粗的圆木柱,切削而成。坐于椅上稍歇,放眼望过,一池萍碎,荷叶上托着几朵白色的荷花,鲜艳欲滴;湖心孤立一座六面体玻璃亭,侧伸出一条长桥,直通潭岸。起身沿林间小径走去,前方绿带中央,平行立着几座圆磨盘,厚厚的,一人多高,中心凿出20厘米见方的方孔,弥漫起

一派天圆地方的寥廓深意。远处草坪里矗一大一小两张方框,走过去,站在一人高的方框内,拍几张相片,打上了南寨公园特有的水印。南寨公园本有苗圃的底蕴,树木修剪功力深厚,风格多变,杨柳参天,灌木似球,松树撑伞……林间空出几处平地,绿草成片,菊花、蒲公英点缀出花毯。林边塑几只花斑长颈鹿,仰食树叶。直道入喧,曲径通幽,大都市边缘遗世而独立着一处小众林海莽原……



汾河湾里看家乡

拍摄时间:2023年6月
拍摄地点:山西太原
进入仲夏季节,太原的天气大多数日子清爽、通透、明亮,尤其是汾河两岸更显妩媚,一派锦绣,让人想起了那首《谁说俺家乡好》的歌曲。
杨靳葆 摄

常家庄园游花园

程静杰

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六,我和大哥陪着母亲来到常家庄园。因为大哥以前来过,就成了我们免费的“导游”。大哥说咱们先从花园里开始吧,走一圈正好绕进庄园的正街。我想着所谓花园不就像孔祥熙故居里,一个供过去小姐丫鬟们闲时散心的小园子嘛。然而,进了花园才知自己孤陋寡闻,原来它足足有一个公园的规模。母亲八十多岁了,腿脚不好,走得很慢,转了半天估计也只走了花园的一半。一个庄园内有这么大的花园还真是头回见。大哥用手机软件将花园与文瀛湖作了对比,面积几乎相差无几。由此可以想见庄园主人一定是个颇有闲情逸致的人。时至初夏,园里绿树与湖水相映成景,长廊与藤蔓依偎成趣,给人一种安逸舒朗的感觉。难怪母亲一路上念叨:就这样走走最好,到处绿油油的,空气也新鲜。要说能见证庄园变迁的就属杏树和枣树了。杏林中每棵树的树腰都粗过大锅盖,树龄起码上百,它们现在依然郁郁葱葱、枝繁叶茂,丝毫不惧岁

月的侵袭。枣树则老态龙钟、皮裂骨缩,伫立千年,早已不见当年的风采。倒是它身边长起的枝干如同子孙一般,直挺挺冲天勃发、生机盎然,昭示着家族的延绵和兴旺。我们沿着石径来到一座名叫观稼阁的阁楼前驻足拍照留念。一对阳泉来的中年夫妇很是羡慕,说看到我母亲精神很好还能出来走走,就想起他们的母亲,他们非常愿意带她到处转转看看,可母亲只想在家附近遛弯儿,不愿远足,有些遗憾。是啊,有生之年多看看各处美景,不啻为一种人生体验,一种性情陶冶,对身心健康大有益处。时间大约过了两个小时,我们才从花园走到正街景点。因为时间关系和母亲身体状况,我们没有继续再逛,吃了午饭就返回市区。这样也好,逛花园也许更能体察到庄园的独到之处。花园无疑是庄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,它就像镶嵌在庄园中一颗碧绿的翡翠,让游人赏心悦目、爱不释手、流连忘返。



踏古老牛湾

成石

夏初,我们沿着黄河旅游公路,来到老牛湾旅游。老牛湾位于偏关县,是明代偏头关的军事要塞,黄河入晋的起点,也是黄河与长城相交的地方。老牛湾古堡三面环河,峭壁林立,北面的峭壁下就是闻名遐迩的老牛湾。古堡民居因地就势,错落有致,有窑洞式院落60余座,房屋200多间,其建筑材料、生活器物皆取材于当地的绵羊石,被游人称之为“石板民俗博物馆”。走过石板村,来到老牛湾堡最北边的老牛湾墩,也被称为“望河楼”。这是一座12米高的砖石空心城楼,是古堡重要的军事防御设备,被称为“天下第一墩”。墩内有供士兵上下的通道,墩上设有垛口,用来瞭望黄河对面的敌情,并可以点燃狼烟向东、南两边的长城传递军情。如今这座保存完好的墩台已成为老牛湾景区的标志性建筑。老牛湾墩也是观赏老牛湾的最佳位置。刀劈斧凿的峡谷,壁立千仞,夹峙着黄河水奔涌而来;河水在老牛湾回环转折,形成一个完美的弯环,弯环处的黄河两岸各伸出两个犄角,像老牛的犄角拱卫着弯弯曲曲的黄河;晋蒙交界的清水河从另一侧峡谷中蜿蜒流过来,汇入老牛湾处的黄河之中。老牛湾处的黄河水碧绿而清静,像一条绿绸平铺于峡谷中,抖动着绿色的涟漪。几条游船游弋于犄角处的黄河中,滑出几道浅浅的波纹,惊扰着寂静的老牛湾。老牛湾还流传着一段优美的民间传说。相传古代黄河泛滥,太上老君感念民生疾苦,遂带着他的坐骑大青牛下凡治理黄河水患。当大青牛看见对面明灯山上亘古不灭的明灯闪烁时,受惊转头,在大地上犁出这道神奇的大湾。其实,老牛湾是受黄河水流侵蚀和风蚀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峡谷曲流,下游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又拦住了奔腾的黄河水,在弧形的峡谷中展现出优美的曲线和宽阔的湖面,形成了老牛湾“高峡出平湖”这独特的自然景观。踏着古堡的石阶路,走到一处宽阔的港湾,这里就是老牛湾堡的古码头。黄河作为古代水运的黄金通道,对蒙汉之间的商品贸易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。黄河进入老牛湾后,峡谷高深,河流湍急,上游来的船队到老牛湾后,要换上山西经验丰富的艄公,才能闯过晋陕峡谷的弯道险滩。因此,老牛湾堡便成为黄河入晋的古码头。想当年,这里桅杆林立,酒肆客栈遍布村落,热闹非凡。踏古老牛湾,不仅踏着古堡的古朴与雄浑,也仿佛踏着那金戈铁马的边塞岁月,同时也踏着黄河母亲的宽柔与激荡。